

身
为
女
子,
我
也
爱
张
望
女
子

水
伊



民国年间,一对年轻夫妻从河北曲阳逃荒来到佛光村。他们在佛光山顶盖起简易房子,在佛光山梁开垦荒地。

年轻女人每天一早从佛光寺背水。

佛光寺有一眼井,井的历史大概和寺庙初建一样久远。

遇到背水女人的儿子,他说他妈妈当初不是背一桶水,是三只木桶铁圈箍一起,有一百四五十斤。

我问,你母亲高大吗。他说也不算太高,一米六多。

设身处地想了想,不要说三桶,一桶我也背不动。一想到女人这么辛苦,都想捂脸哭一场。

佛光山海拔1320米。

有了寺里这眼井,水一盘一盘靠着辘轳绞上来,一桶一桶背回家,一口一口养活人。

背水女人叫胡秀英。2021年去世,九十一岁。

胡秀英生了十个孩子,六男四女。

除了背水,还要洗衣做饭,还要石磨磨面,还要下地,还要抬举娃娃。

当地有说法,先有佛光寺,后有佛光村。

当时,佛光村除了佛光寺的出家人,没有多少人家。从梁林的记录里可以看出来。林徽因看见东大殿大梁下有字后,先是请寺僧去村里找人,寺僧出去一天,只找来两人。搭架子用了一天。梁林纪莫四人一着急,自己爬上大梁,床单撕成条,水打湿布条,再把布条一人传递另一人,梁下土朱着水,字显出来。这一项,就用了三天时间。梁上还有千年的蝙蝠粪,还有臭虫。是不是想一想要崩溃?可是,这真的就是当时名门大家的二代们在做的事。

莫宗江晚年回忆,作为梁思成的助手,梁思成从来不会指挥他做这个做那个。什么都是自己带头,行李都是自己早早备好,等交通工具来,什么都自己动手。他特别提到,大概是梁林在美国留学时带回来的习气。

主导了东大殿的宁公遇,看见东大殿建造时间的林徽因,逃荒来到佛光村的背水女人胡秀英。她们在暗处,在低处,支撑起一个个华丽丽的世界。

多提一句,2024年,宾夕法尼亚大学将追授林徽因建筑学学士学位。1924年,林徽因到宾大留学,宾大建筑学当年只收男生不收女生,林只好主修美术,选修建筑。不到百年,宾大建筑学女生已多过男生。

阿城说得多好,世俗间颓丧的多是男子,女子少有颓丧。女子在世俗中特别韧。因为要养育,母性极其韧,韧到有侠气,这种侠气亦是妩媚,世俗间第一等的妩媚。我亦是偶有颓丧,就到热闹处去张望女子。

2000年,自来水来到佛光村。当时,闫家寨打了480米的深井。佛光村也出钱出力,寺里捐了钱,国家给了一部分,也有个人捐了一部分,村民义务挖管道,管道一直挖到佛光寺。

水塔现在寺东坡的唐塔附近。我都去看过。



午后不久,朦胧暗色越过苍茫群山,冰封河流,荒凉田地,萧瑟树林,一直涌到楼顶避雷针上,后来就蹲在窗前不动了。记录时间的钟表并未发生改变,分分秒秒,一板一眼,从从容容,却又仿佛被某物挟持住了,变得紧凑、急促而令人慌张。

母亲说,熬上几天,冬至就制住了。好像冬至是一件器物、刀剑、棍棒,或者怒目金刚,反正就是一种很厉害的震慑,在暗处对着时间施一招,它便乖乖收了戾气。民间有“过一冬,长一针”之说,一针一针,带着不情愿,俨然躲在房檐下避雨的小孩,脚尖要一点点蹭出来。

记忆里,冬至这个节气包括其后的新年,我们村多是不过的。顶多在前夜煮好豆子,明早做一锅红稠饭,第一碗敬先祖,有时会上炷香,但有时也只拜拜作罢。

村里人爱说,冬至十天阳历年,仿佛冬至是阳历年先锋官,急吼吼,穿风驾雪,一襟寒意,抵临人间,对着红尘众生说:你们且不要惊慌,阳历年马上就到。其实阳历年也是春节的先锋官,真正被人间看重的,还是过大年这件事。新冬旧年,新冬,就是冬至节,这一天起,正式进入数九寒天,人们扒着手指头数,一九,二九,三九,四九,直数到九九又一九,耕牛遍地走。

一入九,村里人便不去地里劳作了,男人窝在家里,吃烟下棋做笤帚,女人坐在炕上搓麻纳鞋底。深冬的村庄,萧瑟枯寒,倘若不是炊烟不断升起,会让人生出荒芜的错觉。冬至以后,温河河面被薄薄的冰凌彻底冻死了,想洗衣服,就得拿锤子敲。冰面下的水比其他季节更清更净,还冒着白气,手伸到水里,竟然有暖意,乃至小孩幻想,河里有一个山清水绿的世界,有快活的小鱼和蝌蚪。

小伙伴位于县西的外婆家,冬至这天,男人要带上男孩子们,跨河入山,祭奠先祖,隆重热闹。祭奠先祖,首先得

用黄贡,黄色历来是最贵气的颜色,加上本地产黍,所以就将黍子酿成面,做成黄米糕,备下香烛、黄裱、元宝、烧酒和五色纸,到祖坟前,按辈分排序敬酒拜祭,颇是讲究。以冬日至,致天神人鬼。他们一直坚守着冬至大如年的习俗,过年有怎样的礼仪,冬至一样不少。人类自己过个节,连神带鬼都会告诉人家,有点炫耀的成分,当然也有点骇怕和乞怜的意思。

记忆里有年冬至是在庙里过的。大雪封山,都无所事事,便在屋子里唱戏。二胡架起,再将两个茶缸翻过来,取两根筷子,邦邦邦邦敲起来了。那段时间,我跟女伴能唱半本《楼台会》,而另外的人学会了《辕门斩子》。当然,都不专业,唱得七声八气的。

记忆总是温暖的。而冬天,也是最能深切感受温暖的季节,一件衣,一钵汤,一杯茶,一盅酒,一豆灯光,一扇门,都会给人带来活着的笃定感和幸福感,仿佛这世间多少风刀霜剑,都是可承受并化解和接受了的。

冬至,无疑就是走到万丈深渊之后,再往下的前程万里。它像喊醒物候的神,为旅人提供能量的驿站,让灰蒙蒙的冬天,醒过来。冬至之至,阳气始生。从此,阴阳扭转,昼夜变换。一年中最漫长的一夜过后,寒冷正式登场。只是这寒这冷,是敞亮的,干脆利落,正大光明,令人欢喜的。

据说,古人喜欢“自冬至日起画梅花一枝在窗上,佳人早起梳妆时,每日以胭脂随手画一圆,待九九八十一圆画满,梅花变杏花,推窗春色满园矣”,可惜这份风雅,今人已无福消受了。

友人说,苏州街头有腊梅在卖,10块一枝,她买了插瓶,就着花香临摹《快雪时晴帖》:快雪时晴,佳。想安善。我去不了苏州,干脆网购了一把樱桃枝,插到水里,隔日开花,满屋子粉粉紫紫,热闹矜持,仿佛春天抵临,一时竟觉暖意无边。

扶中年轻起来浪漫

卫刘芳

前几天看了一个被人堂而皇之备注为“中年男人的心痛”的电影片段,讲的是一对中年男女同住宾馆的一段感情纠葛。女人半夜敲男人的门,在门口声称要归还浴袍。这个中年男人微笑着接过,礼貌道谢,然后关上了门。女人吃了意外的闭门羹。门内传来波澜不惊的回答:对不起,我累了,年纪大了。

你老了,你累了。一群小青年列队把我们中年人跟帖嘲笑了个够。那么,我们这些骨灰级玩家现在在干啥?成为著名编剧的枪叔把老婆和儿女送回家乡过暑假后,一声喟叹“四十岁才知酒的好”。拿到某互联网巨头终身员工派司的某刀辞职去考了潜水教练证,天天泡在深海里看鱼虾看沉船。而我,一个前文艺妇女,把“远庖厨”的座右铭一掌劈翻,日日在碗碟间庖丁解牛。我们都在做十年前没有预料到的事。那时候我们要的是笔锋下杀伐决断的快感,赢的是红拂绿珠的回眸一笑。个个心头有一团火在燃烧,会为了一个女孩子争风吃醋,甚至深夜买醉差点在松花江殉情。现而今,我们像被捋顺毛的猛兽,伏在“中年”招牌下,舔毛打坐。

你看,某500亿市值的上市公司总裁晒出了自己双目涣散的工作照,他被每季度的财务业绩折磨得快植物神经紊乱了,而一位粉丝百万的情感两性女作家在忙着张罗养老社区。是的,我们中年人无暇顾及浪漫情怀,我们用力在写真人版的《名利场》和《中华养生智慧》。回头看,这些光鲜的成就背后有一丝黯然——我们果然不再是少年了,没有少年的心思了。不过,这不是认命,是对自我身份认同后,在确立辨识标志,力争形成以自己为核心的事业圈和家庭圈的行为。这不是坏事,往高了说,这是社会责任感。

不过,我依然想招招手:中年人,你停一停,缓口气,让心头残存的浪漫冒个头。不然,王实甫为啥要写《西厢记》,因为爱情高于门第之见高于功名利禄。汤显祖为啥要写《牡丹亭》,因为爱情可以让人生起死回生。爱情不是生活的全部,但生活中不能没有浪漫。爱情是发生不测时灾后重建的重要支柱,浪漫是给枯燥生活必加的柔光镜。

“待月西厢下,迎风户半开。拂墙花影动,疑是玉人来。”原来姹紫嫣红开遍,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。”中国式爱情和浪漫万世不泯。我们中年人不仅要承担建设家国的粗活,也要将历史审美情怀传承下去的细活捡起来,好对子侄的人格、心态、心理有所引导。所以,2024,扶我们起来,我们还能用诗歌、小说、绘画、雕塑、乐曲、摄影、代码、美食等等成百上千种形式为爱表白。我们中年人,炫技起来,那可是令天地为之一暗啊。